



# 植物园的 恋情

陈武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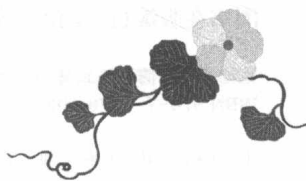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● 陈武

# 植物园的恋情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  
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植物园的恋情 / 陈武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9  
ISBN 978-7-5378-4861-9

I. ①植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3187 号

书名: 植物园的恋情  
著者: 陈武

策 划: 续小强  
责任编辑: 刘文飞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  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258 千字 印张: 9.375

版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4861-9

定价: 36.00 元

## 目 录■

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
| 上 班   | / 001 |
| 看电视   | / 013 |
| 野鸳鸯   | / 022 |
| 益母草   | / 030 |
| 豆叶自杀了 | / 043 |
| 自杀之后  | / 050 |
| 老 杨   | / 064 |
| 后 注   | / 075 |
| 手 帕   | / 090 |
| 奇 遇   | / 100 |
| 标 本   | / 112 |
| 跟 踪   | / 120 |
| 竹夹子   | / 127 |
| 崔园长   | / 133 |
| 几桩怪事  | / 145 |
| 看电影   | / 158 |

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
| 逮兔子   | / 170 |
| 夜色    | / 180 |
| 洗澡    | / 186 |
| 公敌    | / 195 |
| 张会计   | / 207 |
| 回校    | / 222 |
| 枪声    | / 229 |
| 失踪    | / 236 |
| 工作    | / 245 |
| 崔老鳖   | / 256 |
| 邂逅    | / 261 |
| 白狐    | / 269 |
| 洋玉的刀  | / 277 |
| 告别    | / 283 |
| 尾声    | / 287 |
| 告别与序曲 | / 288 |

## 上 班

我父亲骑着笨重、结实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，跑了三十多里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，从他上班的平明供销社来到我念书的石湖中学。看得出，我父亲骑得很急，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们班教室的窗口。

父亲把脸贴在玻璃上，跟我招手。

许多同学都看到我父亲焦急的样子了。

在操场的单杠下边，我用屁股一下一下地撞击着单杠的支腿，听我父亲问我学习的情况，问我语文考了多少分，数学考了多少分，英语考了多少分，还有物理和化学；又问我能不能考上大学。我不说话。我不说话就说明一切了。接下来，我父亲带着一种诱惑的眼神和口气问我，这样吧，你是想当工人，还是想继续念书？

这是一九七九年秋天，我刚刚读高中一年级。我成绩不好，可以说很差，是我父亲托人走后门才勉强继续读书的。对于父亲在我厌倦读书的时候突然抛出的诱惑，我几乎想都没有想，就毫不犹豫地说，想当工人。

就这样，我来到了植物园。

我父亲如法炮制，是托人走关系才把我安排进植物园的，之后又托人送给植物园崔园长一桶蜂蜜和二斤狗肉。我父亲说，崔园长外号叫崔大个子，是个不错的人，肯帮忙，很会当园长。我知道不错的人就是好人，很会当园长就是很会当官，肯帮忙就是对我会有关照。我父亲的话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让我放心去做一名园艺工人。

我记住了父亲的话。

但是一照面，对崔园长印象最深的还是身高，他大约有一米九吧，皮肤油光闪亮，像山芋皮一样红里透紫。他给我另外的印象，就像我们植物园生活区大院里那座高大的锈迹斑斑的水塔，或者说，他和水塔如同亲兄弟一般。他一边喝着黑红色的水（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他自制的一种药饮，长年饮用，可以强身健体），一边眯着眼看我，他费力地眯眼，似乎把目光聚小，聚成一条坚硬的线，来穿刺我的心脏。他就这么盯着，看了我一小会儿，我都被他盯得发虚了，腿上的肉抽搐了，他才点点头，露出黄斑牙齿，跟我一笑。接着，他便端起那只超大的玻璃杯，摇摇，晃晃，喝口黑水，喉咙里夸张地发出“嚅”声。这是他认可我了吗？

我父亲的一桶蜂蜜没有白送——崔园长心里还是有数的，他一边挖鼻屎，一边喝水，“嚅”几声之后，说，待着也待着，来了，就上班吧。行李先放这儿——就这一个包吧？走，我带你去找老丁。坐我“二等车”去。

“二等车”，就是自行车的后座。就这样，崔园长把我安排在相对轻松的药材研究所。老丁，就是药材研究所的所长。

我在一天之内，由一个中学生摇身变成了一名园艺工人。

好吧，还是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植物园吧。

植物园在我们县城的西南方向，县城和植物园中间，隔着碧波浩渺的无双湖。从湖的这一边到湖的那一边，沿着高大的湖堤骑车半小时，就是我们植物园的地盘了。植物园的面积有两千多亩，水洼、坑

塘、高岗遍布其间，除了种植各种稀有树木，如麻栎、水杉、广玉兰、楸树等等以外，还有许多金银花、凌霄花、木瓜、丹参、赤芍、柴胡、无患子等药用植物，当然，各种便于人工种植的草类、藤木类药材，我们植物园也是应有尽有。植物园一共二十几个人，分两个研究所，即园艺研究所和药材研究所。园艺研究所负责培植雪柏、扁柏、竺柏、月季、玫瑰、牡丹、海棠等观赏树木花卉。而我所在的药材研究所，其实并不负责研究，所谓研究，只是干一些种植、收割和晾晒中草药的工作。我们的所长，也只是相当于一个生产队长的角色。

而事实上，我们的所长丁家干此前也的确干过生产队长，还干过大队的民兵营长，这个脑袋上和腿上分别有五处枪伤的家伙，第一次见到我，就觉得我非常的不顺眼。他一条腿半跪着蹲在地上，用一只白眼睛看着我，另一只白眼睛看着一片益母草，嘴上噢一声，对领着我去的崔园长不卑不亢地说，来了好，多一个人多双手，干活儿呗。

这是我上班第一天，工作项目是收割益母草。益母草，只有很小的一块，丁家干他们已经干了一会儿了。崔园长把我交给丁家干就走了，并没有特别关照地交代几句，仿佛我是个老园艺工。丁家干不像崔园长那么打量我，他把镰刀往我脚下一扔，说，割吧。

我们五六个人，一会儿就割完不到一亩的益母草了，还把附近岗堆和杂草里的益母草也找了出来。

益母草，我们乡间也有。我们不叫它益母草，叫它香蒿。为什么叫香蒿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叫益母草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和人的名字差不多吧，有乳名和学名。益母草有股清香味，我们在几棵枫杨树下休息时，香味就在我们四周飘散，隐约的，似有若无的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休息片刻之后，丁家干把烟屁股扔到地上的草窠里，踏上一只脚，碾一下，指着面前的一块地，对我生硬地说，这是你割的茬？太高了，根部也是药，也是钱，浪费了。以后多学着点，人咋做你咋做。



我嘴上答应着，心里觉得不好意思。

一个头上顶着红方巾、鹅蛋脸的下巴上有一块红胎记的女园工（她一直盯着我看）为我抱不平了，她说，人家还是小孩子，刚下学堂，要求那么严干吗？第一次割成这样，不秃了，是不是老杨？

那个叫老杨的，笑咪咪地点点头。

但是丁家干并不赞成他们的话，丁家干又检查一下草窠里的烟头，确认熄灭后，强调地说，还小啊？多大叫大？裤子脱了我看看，有没有毛，有毛就是大小伙子了。上班了，就是工人。我像他这么大，都上朝鲜打美国鬼子了，身上中了好几枪，死都死过好几回了，哪像现在的青年，屁事儿都做不好！

那是你，老杨说，你上过朝鲜，上过战场，还能让人家现在的青年跟你学啊？

丁家干歪着头，还是气咻咻的。

不过，他们的话还是起了点作用，影响了丁家干。他说，好吧，老杨小胡替你讲情，我就不说你了，以后，多带点眼，勤快点就行了，下午我们去东园收白蒺藜、地肤子、黄花蒿和小鬼针，你呢？你干什么啊？丁家干用镰刀指着我，一只白眼望着我，另一只白眼望着别处，声音突然提高了说，小陈，就是你，叫你小陈哩，还不习惯不是？你就不去东园了，那里蛇多，水老鼠也多，这样吧，下午你来翻晒两遍吧，益母草是好药材，要勤翻勤晒，带着一股太阳味装包才是好药，好不好？

我点点头，表示明白了。

叫小胡的女园工提醒我说，不要翻乱了，翻乱了，往后就不好打捆了，也不好铡成药材了。

我又跟她点点头。

小胡对我笑一下，牙齿在阳光下白闪闪的，声音温和，目光也很友善，我心里立即就对她有了依附感，觉得她比姓丁的好。还有老杨，他也比姓丁的好。

然后，我们就下班了。一路上，他们都不说话，老杨走在前边，他身后是小胡，小胡身后是我，还有两个男园艺工人在我后边，最后走着丁所长。我偷偷看看这支队伍，大家都懒懒散散的，都心事重重的，又都无所事事的，一副互不相干、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。但我后边的两个人互相递烟，我看见了。他们并没有递烟给最后边的丁所长。而丁所长是抽烟的。小胡紧跟着老杨，也能说明一点问题，就像我跟在小胡的身边一样，我觉得小胡是我觉得亲近的人。

这是植物园里的路，其实就是一条踩踏出来的小道，两边是茂密的秋草和杂树，还有水塘和蒲汪。蚂蚱、草婆等昆虫在草丛里跳跃——大约也活不了多久了，我想，秋后的蚂蚱嘛——虽然才是秋天，还不算秋“后”，也该是他们的末日了。倒是几朵蓝色的野秋花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，在老气横秋的青青杂草里开着，格外的艳丽。有一大群麻雀，从我们头顶飞过，飞向远处的丛林，能听到它们呼啸的声音。中午的秋阳，还是有些热度，有人把外套拿在手里。小胡更是把她的军便装披在头上，手里的镰刀偶尔在路边的草蕙上钩一下，削掉的半棵草头，飞起来，精灵一样，总算给行进中的队伍增添了一点生气。远处有一只兔子，不知为什么狂奔。我看到老杨把镰刀担在胳膊上，像枪一样向兔子瞄准。兔子跳跃着，一会儿就被草丛淹没了。

大家的脚下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有的嚓嚓的，有的噗噗的，有的踏踏的。我注意到小胡的脚下没有任何声响，她的小白鞋轻盈而有弹性地踩在枯黄的草上，屁股撅起来，提得高高的，很做作地一摇一摇。我们穿过一丛低矮的杂树丛，才望见前边机关的大院子。我松口气，崔园长送我来时，没觉得有多远，可能是刚参加工作，还处在兴奋中吧，也可能是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来的。没想到这回程是越走越远，我的小腿肚子都累得又酸又胀了，嘴里也干渴起来，咽唾沫都有些费劲。我望着被高大的树木遮掩的建筑，心里想着，快到了快到了，感觉那里就像家一样亲切。

走回园部大院，他们散开，转眼不见了。没有人再关心我。我孤

零零地站在花坛边的沙石路上，无助地四下张望。几排红砖黑瓦的平房，一个高耸的水塔，都冷冰冰的。就连房前屋后那些高大的树木，也毫无生机。我正不知要怎么办时，园部办公室的门口突然闪出一个女孩，她小跑着过来了。我也迎着她走去。快到一起时，她伸出长长的胳膊，对我说，小陈，这是你宿舍钥匙，你宿舍在那边，过来，我指给你望望。

我知道这个伶牙俐齿的漂亮女孩姓张，崔园长叫她张会计，早上在办公室时，我就见过她了。崔园长在领我去找丁家干的时候，我听到崔园长安排她帮我腾出一间宿舍。现在，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孩一准儿是帮我把宿舍收拾好了。我真要感激她，不仅是因为她帮我腾了宿舍，还因为她让我觉得自己是一名有组织的园艺工人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在接过张会计给我的钥匙，看到她洁白而细腻的手时，感到不好意思，她的指甲饱满好看，泛着光泽，修剪得齐齐整整的。也许是她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缘故，也许是我的手又黑又脏，也许是因为她太漂亮了。总之，我觉得脸上有些火辣辣的，觉得丢了面子，甚至脸都红了。

我对我的失态有些不知所措，低着头，跟着张会计，从园部办公室拐过来，向北走了二三十米，抑或是更远。在我们正前方，有一排平房。

张会计身上散发着一种好闻的香水味。我从未闻过女孩身上的香水味。以前在教室里念书，都是臭烘烘的。我突然想到，改天换地了，不一样了，上班的感觉和上学的感觉大相径庭——上班的地方，有香水味，有中草药味，而上学的教室里是没有这种味的。我低头走着，不时偷偷看张会计的腰身。她背后没有眼，不会知道我在偷看她。她突然停住了，吓了我一跳，她指着北边的那排红砖瓦房，说，看到没有，从东边数，第三间，就是你的宿舍，我帮你拾掇差不多了，还帮你找了碗和筷子。食堂在那边，看没看到？那是水塔，水塔前边就是食堂，十二点开饭，晚饭是六点，早饭我没在这里吃过，可

能是七点到七点半吧，反正，你听到打铃声就可以去吃了。你等会儿来我这里买饭菜票，要是没钱，我先借给你。对了，崔园长要我告诉你，你工资是二十六块钱一个月，试用期三个月，以后就能拿三十五块钱了，星期天正常休息，要是加班，工资另算。哎呀，我说多了，能记住吧？你慌什么？感冒啦？是不是我说多啦？

我接连地点头，又接连地摇头。

嘻嘻嘻……莫急，我刚上班时也这样，记住记不住都行的，我就在办公室，有什么事问我就行了。她说，眼睛盯着我，很安抚的眼神。

我躲开她的目光，慌张地说，记住了。

我确实记住了她的话，特别是她说的工资，二十六块钱已经很多了，已经是大钱了，何况，要不了多久，就能拿到三十五块了呢。我父亲工作了大半辈子才拿四十八块钱，我上班不久就能拿三十五了。我的心怦怦跳起来。

张会计跟我粲然一笑，还略略地侧一下脑袋，带点调皮的口气说，好了吧？

我忘了说好，也忘了说谢谢，我有些激动，也有些想入非非，我觉得张会计很像我的同学侍红。待我想起来要谢谢她时，她已经转身走了。

张会计的笑，真的让我想起我们班的女同学侍红了。侍红也会这样笑，无端的，粲然又平静，很美好。她的脸形、嘴角、眼睛，包括她的身高，和侍红简直别无二致，只是她比侍红要大几岁吧。大几岁呢？我看着张会计的背影，看着她走路的样子，那摆动的手臂，那轻微晃动的腰和臀，那轻盈的步履，觉得生活真是有意思，让我在这里见到另一个侍红，或者说见到一个像侍红的张会计。

侍红不仅是我同学，她还和我妹妹是好朋友，不久前的暑假里，我喜欢在隔壁邻居家的瓜棚下纳凉。邻居是个勤劳人家，喜欢在清明前后，觅得几株羊眼豆秧，种在家前屋后，闲空地边，还拿几根木

棍，搭个棚子，搓些草绳，横竖扯几道，到了夏天，这些豆秧顺着树枝、草绳攀爬，青枝绿叶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凉棚，又透气又凉快。周围人家的男男女女，都喜欢在中午或傍晚时，或拿个板凳，或拽张椅子，或铺张凉席，随高就低坐在下边，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讲一段薛仁贵征东的故事，或唱一出《周法乾杀妻》的小戏，嘻嘻哈哈其乐融融。

我和妹妹初中毕业在家等高中的录取通知书。我知道我考得不好，但还是满心希望有奇迹发生。没事时也会躲在瓜棚下听他们东扯西拉。有时也会心不在焉，耳朵似乎在听，心却在想别的事。想什么呢？想我妹妹的好朋友，也是好同学，那个叫侍红的女孩。对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跟我同届，她是二班，我是一班。她们二班比我们班还奇葩，年龄相差四五岁的都有。比我妹妹大一岁的侍红经常到我家来玩。她个子不高不矮，或者说偏高一点点吧，还略略地偏胖。我不知道我喜欢她什么，洁白的皮肤和亮亮的眼睛自然是不用说的，关键是她身上的衣服很得体，蓝色的筒裤，白色的短袖衫，服帖，干净、自然，清清爽爽的。她每次来，都站在我家屋后，喊我妹妹。有几次，我在邻居家的瓜棚下看着她，当然是偷偷的了。她戴着大草帽，把一辆大桥牌轻便自行车扶在手里，喊两到三声，就掏出手帕，在脸上擦汗。我能看到她的手帕是白色的，叠得方方正正。我妹妹会在她擦汗时，从后窗里伸出手，跟她一边招手一边说，过来，过来过来，侍红你到我家来，来呀。

侍红就跑过来了。

侍红会和我妹妹躲在屋里小半天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。瓜棚下的人会说，这两个小孩，也不出来凉凉，不怕中暑吗？

我也希望她们能出来乘凉，这样我就能更近地看到侍红了。其实，我和侍红有过一次很近的相遇，还说过一句话。那是在我家水井边，我在那里洗水萝卜吃，妹妹的房门突然开了，侍红端着脸盆刚迈出一步，又退回去，还做了一个羞涩的表情。我听到她小声地对我妹妹说，你二哥。我妹妹跑过来打水。侍红也跟过来了。侍红端着盆，

妹妹压着水。那天的水井好像故意跟她们作对似的，压不上水来了。我妹妹抱怨地说，二哥你光看，看啥啊？你帮帮我呀。

我就帮妹妹打水。在压水时，侍红离我只有小半步远，她双手端着盆，略略倾斜的身姿十分的优雅，丰盈的脖颈里细绒绒的汗毛清晰可见。我用力压水，分了神，没有很好地控制手上的感觉，让水突然喷了出来，喷得很高，洒到了侍红的脸上和肩膀上。侍红虽然侧一下身，做了一个躲闪的姿势，但还是把手里的盆稳稳地端住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，我妹妹就又抱怨地说，二哥你小心点啊，你看侍红身上，都是水。我赶忙说对不起。侍红笑着说一声，没事哩。我妹妹又替侍红把盆端住了。侍红站在一边，掏出手帕，在脸上和身上擦拭着。我看到侍红抖开的手帕是白的，只在角上有一朵小蓝花。我见过妹妹的手帕，都带着花花绿绿的图案，像侍红这么素雅的手帕我还头一回见。

有一天中午我从外边回到家里，看到妹妹在洗手帕。其中一块洁白的手帕不像妹妹平时用的，我望一眼她的房门，问，谁来啦？妹妹说，没人啊……噢，这是侍红的手帕，她忘记带走了，我帮她洗洗。妹妹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，一边往绳子上晾一边说，人家的手帕你不能拿噢。我说我才不要了。又说，那你得给我一个。妹妹说，我才不了，你自己不会买啊。

在中午的大太阳下，手帕一会儿就干了。我妹妹出来收手帕时，对我说，二哥，要不侍红的这块手帕给你吧，她可能不要了。

就这样，我有一块侍红的手帕了。

一直好多天，侍红的手帕装在我的口袋里，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仿佛和侍红很亲近地相处了。侍红的手帕上有一种淡淡的味儿，似乎也不完全是香味，就是那种淡淡的女孩儿味，好闻，亲切，让人心醉神迷。

暑假里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录取通知，也有人到石湖镇上去打听。记得在那几天里，我妹妹天天关在屋里不出来，侍红偶尔还从

她们村骑车过来玩一两次，也和从前一样，和我妹妹嘀嘀咕咕有说不完的话。就是在这段日子里，我和侍红又一次不期而遇了。那天我到公社的水泥制品厂找我一个远房亲戚，骑一辆长征牌加重自行车，慌慌张张地赶路。半道上，迎面看到了侍红也骑着自行车。她显然也看到了我，在我们即将擦身而过时，她突然从车上跳下来。我也急忙刹车，跳下来。这时候，我们已经错过了大半辆自行车的距离了。我们一齐往后退两步，站在树荫下。侍红的脸红红的，有许多汗水。侍红说，上哪里啊？我说，水泥制品厂，去玩的。侍红一手扶车，一手拿出手帕擦汗。侍红的手帕还是洁白洁白的，只是角上的小蓝花变成小红花了，也只剩一朵。我的口袋里也有一块手帕，那是侍红的。我想拿出来还给她，但是我没好意思。主要是，手帕被我弄脏了，我在挤脸上的粉刺时，沾染了一点血迹。侍红又问我妹妹在干吗。我告诉她妹妹一直在家里。侍红嗫嚅着，才说，你收到通知了吧？我说，怎么会呢？侍红很不好意思地说，我收到了，我考上高中了，石湖中学高一二班……你真没收到？我看到侍红的脸更红了，仿佛她收到录取通知而我没收到是她的错一样。我噢一声，心想，我早就预料到了，我肯定没有考上，而我妹妹也没有考上。侍红说，我走了。侍红在推车走了两步之后，又转头说，这两天我不去你家玩了，我要先去镇上，我爸调到石湖粮管所了。我噢一声，心里十分的失落，不是因为她父亲是粮管所的所长，也不是她不要上我家来，而是因为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我看着侍红推着车，助跑两步，跳上了车骑走时，这样的失落在心里不断地扩大。

然而，意想不到的，开学仅两三天，我父亲从平明供销社赶回家了，他让我收拾一下，到石湖中学报到。我父亲特意说，是他找一个朋友帮忙，才给了一个指标。我太开心了，一下就想起了侍红。但我想不起来那天侍红说她是几班。要是是一个班就好了。我这样想。

我妹妹知道我要继续读书那天，一直关在她的小屋里没出来。她一定很难过。

真是巧得很，我插班报到那天，看到侍红了，她就在我前排。

我还没来得及跟侍红怎么说话，一个月后，我就成了一名园艺工人。

让我欣慰的是，张会计居然和侍红有着同样的眉眼和笑容。我不知道是生活故意在折磨我还是安慰我，总之，看到张会计，我便想起侍红，我心里既失落又欣喜。

我站在属于我的宿舍里，好好地发了会儿呆。

我的宿舍只有一间屋，却很大，净深足有八九米，后边有一个大窗户，窗户外就是一片我叫不上名目的药材（或者灌木），隔着这片药材地，就是一道高大的院墙。我知道，院墙外还是我们植物园的地盘，那里有荒地，有水洼，有坑塘，有沟壑，也有人工种植的中草药和各种荆棘、树木、竹林、藤蔓。我对我的新居充满好奇，认真查看一下，白灰墙上有一些形迹可疑的脏斑，还有一行黑毛笔字被白灰覆盖了，认不清是什么字。有一张床，床上有一顶蚊帐。床上用品都铺好了，我看到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，印着“植物园”三个红字，墙根有一张破旧的桌子，有一把椅子。桌子和椅子上也漆着“植物园”的红字。椅子上放着一只脸盆，桌子上是两只碗和一双筷子。这些东西，都是张会计帮我张罗整理的。我这就算上班啦？这就是我上班的第一天？我昨天还是高二的学生，今天就成了植物园的工人了。我有些疑惑，有些兴奋，也有些迷惘。我简单地回忆上午的工作，感觉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愉快。别人对我怎么样，目前还看不出来，我们的所长丁家干对我似乎并不友好，他也不像一个友善的人，怪怪的，阴阴的。我以后就要在他手下工作了，他会一直都这样吗？我心底里多了一丝担忧。好在小胡，老杨，还有张会计，给我的印象不错。

我没有在宿舍待多久，虽然我腿肚子酸胀，但也没时间在床上多躺一会儿。因为我得赶快去办公室，向张会计买饭菜票。

张会计显然是在等我。她在我一进门时，就微笑着望着我。

她微笑的样子更像侍红了。我下意识地躲开她目光，望向崔园长



的办公桌。

张会计错误理解了我的躲避，轻声说，崔园长回家吃饭了。他家就住前边的小崔庄。

说罢，推推桌子上的纸。纸上是一叠牛皮纸印的饭菜票。张会计说，这是十块钱的票，我先借给你，等发工资再扣。这是借条，你签个字。

我签字时，突然怕签得不好看。我的字的确不怎么样，加上张会计干干净净的手还按在纸上，手上若隐若现的小肉坑十分的迷人，我的心慌了一下。

这时张会计突然收回手，藏到桌肚子下——她可能发现我的目光了。

我鬼画符一样地写上我的名字，拿着饭菜票跑了——我怕张会计把我的心思看了去，对我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食堂里不少人在吃饭。我放眼一看，上午和我一起干活儿的老杨、小胡他们都在，只有丁家干还没来。老杨蹲在地上，端着碗，一边吃饭一边说，小陈来啦哈哈，丁所长笑死人了，在新来的小陈面前吹牛，吹他在朝鲜的事，吹他身上的枪伤，嘴唇都要吹破了，还想脱人家裤子看人家长没长毛。我想问他，你在朝鲜搞女人的事，怎么不吹吹？搞人家朝鲜女人，差点惹出国际主义的乱子来，被部队开除了，他不讲给小陈听，专讲身上的枪伤，哈哈，丁所长呢？不在了吧？又到小崔庄去吃独食了。

这是我在短时间里，第二次听到别人说小崔庄。

大家听了老杨的话，都轰轰地笑了。

小崔庄有野味，谁不想去啊。有人跟着说。

对于他们的话，我似懂非懂。但我没有看到张会计来吃饭——我突然想起来，张会计桌子上有两只洗干净碗，她一定提前吃好了。张会计不跟我们一起吃饭是对的，这里的言笑她不适合听。